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钟 河◎译

G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

以顽强意志创作的长篇小说

俄罗斯文学名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钟 河 / 译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反复说着一句话：

“车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了，有命令，不允许站在车顶和车厢连接处！”

人们高举着四号车厢的乘车证，喊叫着要上车。

保尔·科察金看了看，脑子里有了个行动计划。他要先上车，然后再通过窗户把丽达拉上去。

“把你那件短皮上衣给我，它比任何证件都更有效！”

他穿上丽达的短上衣，把手枪插在兜里，故意露着枪把儿，然后把包儿放在丽达脚下，向四号车厢走去。

他很粗暴地推开周围的人，硬是挤到了车门前。那个肃反委员会的人拦住了他：

“同志，你要干什么？”

保尔·科察金回头看了他一眼，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我是特勤处的，要上车检查上车的人是不是都有通行证！”

肃反委员会的人看了一眼他露在外面的手枪把儿，冷淡地说：

“你要是能挤上去就查好了。”

保尔·科察金拼命往前挤，有时候还要从别人的脑袋顶上越过去，在漫骂和推打中他好不容易进了车厢里面。

“该死的，干什么？往哪儿踩？”

当保尔·科察金的脚踩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招来了一连串的咒骂。

那个胖女人是个二百斤的大肉团子，两腿之间还夹着个大油桶，几乎所有的铺位上都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桶、袋、箱和筐。

保尔·科察金并没有计较她的漫骂，而是有礼貌地问：

“您有乘车证吗，女公民？”

“什么乘车证？”

女人愤怒地咆哮着。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铺探出头来，用喇叭似的嗓子叫道：

“瓦西卡，什么地方跑出来这么个讨厌的家伙？给我揍他！”

随着他的叫喊，保尔·科察金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浑身是毛的家伙，显然这就是瓦西卡了。

“你为什么找女人的麻烦？想查什么票？”

从上面的铺位上伸下很多脚来，一个一个脑袋从脚的缝隙中神气活现地盯着他。保尔·科察金知道他们是经常在火车上混的投机商。

他没时间和他们纠缠，就指着地上的一个箱子问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铁路工人：

“这是谁的？”

“就是那个女人的。”

他指了指那条穿粗毛袜子的粗腿说。

要想打开窗户，必须把这口箱子挪开，可是根本就没地方挪，保尔·科察金把箱子提起来，想交给那个女人：

“公民，我想开一下窗户，请先拿一下。”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

当保尔·科察金把箱子放到那女人的腿上的时候，那女人不依不饶地叫了起来：

“季莫卡，你快看看来，有个家伙想找碴儿！”

她向同伙喊道。

那个季莫卡立刻就用穿着凉鞋的脚踹了保尔·科察金一脚，说：

“快滚蛋，否则有你的好看。”

周围的人一起冲着他狗一样地叫了起来。

保尔·科察金强忍着背上的这一脚，打开了窗户。

“同志，请让一下。”

他这样请求着那个铁路工人。

又挪开了一个铁桶以后，他先接过那个包，往那胖女人的腿上一扔，然后总算把早就等在外面的丽达拽了进来。

站台上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看见了，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丽达已经进去了。那个战士骂骂咧咧地走了。

丽达上车以后，那伙人又是吹口哨又是起哄，弄得丽达十分难为情。脚下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面的栏杆，吊在半空中了。

“看见没有，这个混蛋，自己上来还不算，又弄上来个婊子！”

一个家伙放肆地说。

“季莫卡，给他一下！”

有人又在鼓动那个坏蛋。

上面有人把一个木箱放在了保尔·科察金的头上。

保尔·科察金忍耐着。

看见丽达那样站着，他真有点后悔，不该让她上来呀！

怎么也得给她找个座位。

他对那个季莫卡说：

“公民，请把你的东西从道口挪开吧，这位同志还站着呐！”

保尔·科察金随即听到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的脑袋针扎一般疼了起来：

“流氓！你这样要付出代价的！”

“瓦西卡，揍他！”

狗一样的人群又叫嚣了起来。

保尔·科察金心中的怒火实在不能再忍受了，他的动作异乎寻常的快！

像有弹簧似的，他一下就蹦到了中铺，一拳打在季莫卡的脸上！这一拳的力量很大，季莫卡一头栽到了地上。

“不要脸的投机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他用枪指着周围的人说：

“都给我滚，迟一点就让你们回老家！”

这回好了，那些人屁滚尿流地躲到别的车厢里去了。

保尔·科察金把丽达安排好以后，说：

“你等着，我跟他们算算账。”

丽达拦住他说：

“还要去打架？”

“不，我去去就来。”

保尔·科察金打开窗户，跳到了站台上。几分钟以后，他已经站在他的老上级、肃反委员会的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室里了。

布尔麦斯捷尔立刻下达了命令，让四号车厢里的人一律下车受检！

“我早就说过，车还没进站，车上就已经都是投机商了！”

他说。

十个人组成的检查小组彻底检查了四号车厢，保尔·科察金也和他们一起检查，就像他原来在肃反委员会时一样。他虽然离开了那里，但依然还和大家保持着联系，而且他还派了不少共青团员到那里工作，所以认识其中的很多人。

检查完了以后,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换了个样:绝大多数都是出差的红军战士和干部了。

他在最下面一层给丽达找了一个位置,旁边都是一捆一捆的报纸。

“好了,咱们就这样坐吧。”

丽达说。

列车启动了。

站台上。那个胖女人坐在她自己的一堆口袋和桶上面,正冲什么人喊着:

“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科察金被成捆的报纸隔开,每人都只占了极小的一点地方。他们一边说着刚才那现在看来十分好笑的一幕,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和苹果。

因为超载,更因为常年失修,列车吱扭吱扭地跑得非常慢,每过一个铁轨接口都要咯噔一下。

夜幕降临,车厢里黑了下来。

丽达靠在货物上打着盹儿。保尔·科察金则抽着烟。他很累,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躺下。

车身的震动把丽达惊醒,她看见了保尔·科察金抽烟的火光。

“他会这样坐到天亮的。是不愿意挨着我?”

丽达想了想,开着玩笑说:

“保尔·科察金,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难为情丢到一边去吧,来,你也躺一会吧!”

于是两个人就并排躺下了。

丽达的胳膊亲热地搂住了保尔·科察金,她说:

“明天有很多工作呐,睡吧!爱打架的家伙。”

保尔·科察金感到她的头发已经盖住了他的脸。

保尔·科察金很激动。

在他眼里丽达是他的老师和同志，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指导员，但是今天他在天桥上突然意识到她还是个女人……

现在她的头发、她的呼吸、她的嘴唇都离他那么近，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用自己的嘴唇找到她的嘴唇！

然而，靠着强大的意志力他抑制住了自己的这种冲动。

丽达好像完全知道保尔·科察金刚才的心理活动，她在暗中微笑了。

她很早就经历过爱情的甜蜜和苦恼了。她所爱过的两个布尔什维克都血沃疆场了：一个是身材高大的红军的旅长，一个是有着蓝眼睛的年轻人……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让保尔·科察金进入了梦乡，直到第二天早晨高昂的汽笛声把他吵醒。

丽达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在日记本上又写下了下面一些内容：

8月11日

省的代表大会结束。

阿基姆、米海洛，还有别的同志都参加乌克兰代表大会去了，所有的责任都堆到了我头上。杜巴瓦和保尔·科察金也都收到了出席团省委代表大会的列席证。两个人现在也非常忙碌，杜巴瓦不来上课了，保尔·科察金还准备来。可很多时候他都没有时间，铁路上的情况非常严重，他经常被调过去……

扎尔基来了，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人，他说他那里也很需要人……

8月23日

今天我看见潘克拉托夫、保尔·科察金和别的几个人在一起说着什么，保尔·科察金在说：

“都是不折不扣的混蛋，枪毙他们都不冤！说什么‘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们，我们归铁路林木委员会管，用不着什么青年团！’无耻的寄生虫……”

我听到一堆难听的骂人的话。

潘克拉托夫看见我，捅了捅保尔·科察金，他回头看见了我，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连看也没敢看我一眼，就赶紧走了。他知道我最烦别人骂街了！

8月27日

今天开了党委会，形式越来越严重……我是不能在这里写了。阿基姆回来了，他很忧郁，昨天又有一辆运粮车被人破坏出了轨……

不写了，都是零零星星的东西……

一直在找保尔·科察金，昨天看见他正和扎尔基等五个人组织公社……

保尔·科察金接到丽达的电话，让他晚上到她到宿舍去，要谈谈上次没谈完的那个话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保尔·科察金来到丽达的房前，抬头看了看那亮着灯的窗户，飞快地奔了上去。

他用拳头砸了两下门，没等应声就闯了进去。

在丽达的床上，在那任何男同志都没有资格坐一下的床上，居然躺着一个军人！手枪、军帽、武装带之类的东西

都放在床头，而丽达坐在他身边，用胳膊搂着他！

保尔·科察金进来的时候，两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丽达扭过她那兴奋的脸，看见了保尔·科察金。

那军人也站了起来。

丽达跑过去，拉住保尔·科察金的手，说：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是……”

“达乌德·乌斯季诺维奇。”

军人紧紧地握住保尔·科察金的手说。

“真没想到，像是被一阵风吹来的！”

丽达笑着说。

保尔·科察金的手冷冷地握了一下那军人的手，嫉妒的火焰已经把他控制住了。

丽达刚要说什么，保尔·科察金拦住了她：

“我只是来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到码头上卸木头，别等了……况且还来了客人……我走了。”

他突然来，又突然走，只有下楼的脚步能证明刚才确实他来了一趟。

“肯定是又有什么事了。”

丽达对吃惊的达乌德·乌斯季诺维奇解释说。

一辆喷着火焰的火车头，呜叫着冲入黑暗之中，把四散的火星搅得疯狂地飘了起来……

保尔·科察金站在天桥上，望着这远去的火车头和铁路上各种各样信号灯，自言自语地说：

“保尔·科察金呀，保尔·科察金，你为什么一发现丽达有丈夫就这样难过呢？她并没有对你说过她没有丈夫啊！即使有丈夫，作为同志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今天的事让你如此难过呢？你不是一直认为，你们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吗？”

想到这儿，他自己都笑了。

“也许那并非她的丈夫……万一是她的兄弟或者什么亲戚呢？真是鲁莽的家伙啊！又干了一件蠢事！真是不折不扣的粗人啊，没有一点礼貌！如果那真是她的亲戚，自己还怎么向她解释自己的行为呢？算了，以后再也不要到她那里去了……”

火车的笛声又一次打断了他的思绪。

“天晚了，该回去了，别让这些无聊的事再纠缠着自己了。”

由保尔·科察金、扎尔基、金头发的克拉维切克、调车场的团委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斯焦潘·阿尔丘欣一起组成了一个公社。

他们找了一个大房间，打扫、洗刷、粉饰、油漆，人来人往忙活了好一阵子，以至邻居都以为他们屋子里失了火。

他们用木板搭了个床，找了几个麻袋，往里面塞了些公园里的枫叶，算是枕头和床垫。第四天屋子总算是收拾好了。在白白的墙上挂着乌克兰的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

他们又在墙上搭了块木板，放上书，算是书架。木箱当凳子，大木箱当柜子，一张除去了绒面的台球台子是桌子，晚上又是克拉维切克的床。

几个人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到了一起，算是公有财产，由克拉维切克统一管理。如果不是大伙一直反对的话，他还要把财产清单列到墙上呐。

此后所有的财产，包括工资、口粮、包裹之类的东西都要平均分为五份儿，只有武器还归各人。

他们一致同意，如果违反有关取消私有制的规定的

话,就要被开除——克拉维切克还坚持被开除以后要离开公社的房子。

很多共青团员都参加了公社的开幕仪式,他们借来了一个大茶壶,烧好茶,喝着,唱了起来:

茫茫世界,
充满血泪;
痛苦万分,
煎熬无边,
终有一天……

烟厂的假小子塔莉亚担任指挥,她的红头巾和大眼睛都调皮地歪着望着大家,充满青春活力的歌喉嘹亮地唱道:

歌声传四方,
旗帜全球扬。
宇宙同辉煌,
热血放光芒……

欢声笑语一直持续到深夜,寂静的街道上他们的说笑声渐渐远了。

扎尔基拿起电话的听筒。

“小点声,伙计们,我听不见了。”

他冲着在办公室里说话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屋子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好,请讲。啊,是你!对,马上就开会。什么?讨论的问题?还是从码头搬木材的事。对,他没有被派到别的地

方去。他就在这儿，我叫他。”

扎尔基招呼保尔·科察金接电话：

“丽达同志让你说话。”

他把话筒交给了保尔·科察金。

话筒里传来丽达的声音：

“我还以为你已经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呐！今天晚上我有时间，你来吧！我哥哥那天正好从这儿路过，我们已经两年半没见面了。”

啊，真是兄妹关系！

保尔·科察金不再听她说什么了。他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在天桥上的决定！是啊，今天应该去一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断掉，爱情这东西找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啊！

话筒里还在喊着：

“喂，喂，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说话？”

“好，好，我开完会就去。”

他挂上了话筒。

他紧紧地抓住橡木桌子的边儿，说：

“今后我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丽达手里的那支铅笔立刻停住了，她的眉毛耸了一下。

“为什么？”

“时间越来越紧，我们目前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学习的事可以向后推一推……”

保尔·科察金觉着自己最后那几句话还不够坚决。

“怎么还是吞吞吐吐？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

想到这儿，他又坚决地说：

“另外，你讲的我也不明白……以前我跟谢尔加学习

时,什么都能记住,可是跟你学就什么也记不住了!每次到你这儿学完以后,我还得到托卡列夫那儿再补习一遍。我的头脑越来越不好使了,你再找一个脑子好用一点的学生吧!”

他躲开了她注视自己的目光。

为了彻底,他又说:

“不用再浪费你的时间了。”

他站起来,用脚把凳子向后移了移,从上向下,看了看丽达那苍白的脸,戴上帽子,说:

“丽达同志,再见!我一直没给你说清楚,很抱歉,都是我不好。”

丽达木然地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她不明白保尔·科察金为什么对她如此冷淡:

“保尔,我不会怪你的。既然不合你的意,没能让你了解我,只能怪我自己啊……”

保尔·科察金开开门,两只脚沉重万分地向外走。他想。如果现在回去的话,对她说……不,为什么?非得从她那儿得到轻蔑的回答你才开心?

狂风卷着木屑满天飞舞,铁路线上趴着的火车和木头堆越来越多了。

奥尔利克匪帮白天躲在森林和村庄之中,夜里窜到铁路上进行猖狂的破坏,然后又消失在林子里。

火车出轨,旅客丧命,食品、货物和血液、泥土混合在了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还经常袭击村庄,鸡飞狗跳的村庄大道上他们纵马横扫一切,见人就砍,见东西就抢!为了节省子弹,他们一般不开枪,但在村苏维埃门前还是要用枪对射一阵子的。

他们有很多内线，神甫和富农们密切监视着苏维埃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他们报告着村子里的动静，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村子和森林连了起来。

肉、酒甚至是枪支弹药都从这条线上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过去。当然送过去最多的还是情报。

他们一共有三百人，分成许多小股在附近几个县里活动，要抓他们很不容易，几次围捕都失败了。

在夜里他们是匪徒，在白天他们又成了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在院子里喂喂马啦，站在自家的大门外啦……他们笑咪咪地叼着烟，阴沉地望着从门外的大路上经过的红军战士。

亚历山大·普兹列夫带领着他的队伍，没昼没夜地在几个县里追击着匪帮，有时候也能追到敌人的尾巴。

一个月以后，匪帮的活动范围已经缩小到一个县的区域里了。

村庄是这样，城里又如何呢？

一切如旧。街市表面上看是平静的，但却隐藏着无数的危险。

白天，市场上人来人往，讨价还价、尔虞我诈，一群群没有良心的买卖人无耻地欺骗着农民，偶尔来一趟火车，吐出来的也都是那些背着口袋奔市场的家伙。

夜里，市场上变得没有了一个人影。那些白天热热闹闹的货架张着恐怖的黑嘴，仿佛看到了什么最为可怕的事。

胆子再大的人也不敢在夜里走过市场，因为像锤子砸铁板似的枪声会从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突然响起，走在街上的人就会应声倒地。

等聚到一起的警察——一个警察是不敢过来的，必须

聚群以后才敢小心地走过去,就已经只剩下一具扭曲的尸体了。

匪徒的夜袭搞得城市鸡犬不宁,而在不远的街对面就是繁华的电影院,里面一如既往地播放着情敌之间的决斗的场面,一旦片子断了,观众就会发出起哄的怪叫。

甚至在革命的中枢,省委的大院里表面上虽然依然保持着旧有的平静,但是这并不说明没有危险逼近。

一场不可遏制的风暴就要席卷这里的一切了。

知道这场风暴的人并不少,那些把枪藏在袍子里进城的“乡下人”,那些坐在火车顶上扛着大包小包来到市场上或者某一条街道某一个门前的“买卖人”,他们对一切都一清二楚。

然而,工厂里的工人们甚至是布尔什维克却什么也不清楚。

在城里的布尔什维克中只有五个人清楚这一切。

被赶出国境的彼得留拉匪帮正和驻华沙的外国使节勾结,酝酿着一场暴动。

彼得留拉匪帮已经组织了突击队。

谢佩托夫卡也有他们的人,一共是四十七个。当地的肃反委员会太相信他们了,没有把他们关起来。

瓦西里神甫、文尼克少尉,还有一个彼得留拉的军官,就是这些人的负责人。神甫的两个女儿、文尼克少尉的兄弟,还有一个打入苏维埃内部的办事员萨莫蒂尼亚都是他们的情报员。

他们要炸毁红军的哨所,放掉所有的囚犯,夺取车站。

他们在秘密集中,城市周围的森林里集中了匪帮们的主要力量。彼得留拉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朱赫来在军区特勤处已经工作了六天六夜了。这六天

六夜他连眼也没来得及合一下。

他是那五个布尔什维克知情人中的一个。朱赫来正体验着猎人盯着扑过来的猎物时的紧张。

现在还不能喊，不能打草惊蛇，要等它完全暴露以后彻底地予以歼灭。那样人们才能和平地生活和劳动。这时候就要看猎人下手的准确和力量了。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座城市的某一个房子里，敌人已经作出了决定：明天晚上。

然而那五个知情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今天晚上。

夜里，一辆装甲列车没拉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调车场，随后调车场的大门就又关上了。

电报传递着密码，所有接到电报的地方都开始了行动。阿基姆给扎尔基打电话：

“支部会安排好了吗？好，好，你马上和区委书记来这儿开会！木柴问题比我们想的还严重！”

扎尔基听着阿基姆焦虑的话语，心里也很急：

“唉，木柴，木柴，都快把人弄疯了！木柴！”

小李特克的汽车很快就把两位书记送到了。

上了二楼，他们就明白了，根本不是什么木柴问题。

楼道里荷枪实弹的警卫和摆在地上的马克西姆机关枪都说明有更为重要的事情。

省委的紧急会议快结束了。

已经把两条军用电话线接到了屋子里来了。

屋子里的说话声很低，扎尔基看见了阿基姆、丽达还有米海洛。丽达又是从前的那个打扮了：军装上衣，绿色的短裙，腰带上挂着手枪。